

电影文学剧本

方义华

焦裕禄



PDG

目 录

电影文学剧本

焦裕禄 1

附 录

寓理于情 以情感人

——关于电影文学剧本《焦裕禄》的

形象的塑造.....96

焦裕禄

序

北风呼啸，大雪漫天。

村庄、田野、公路，全在风雪笼罩之中。……茫茫雪地里，艰难地走来一支肩扛粮食的干部队伍。领头的是焦裕禄，四十一岁，瘦高个，脸庞清瘦，黝黑，嘴角总是挂着微微笑意。

这支干部队伍穿过村街。焦裕禄和县委通讯员小孙（十九岁）走进一户大雪封门的农家院子。

焦裕禄抓起靠在墙上的铁锹，三两下铲去堵门的雪，然后敲门。

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开了门，怔怔地：“谁呀？”

焦裕禄亲切地：“大娘，我们是从县里来的。”

老大娘热情地：“噢，快进屋里坐！……这大冷天的，冻坏了吧？”

焦裕禄：“大娘，我们不冷，跑得浑身还出汗呢。”看见屋角的床上还躺着一个咳嗽不已的老大爷，忙走过去，“大爷，您病啦？”

老大爷：“哎哟，这大雪天，跑几十里路，来这干啥呀？”

焦裕禄在床边坐下来：“大爷，县委让我们来看望您老

人家，带了点钱和粮食，给你们先接济接济。”朝小孙做了个手势。

小孙忙把一小袋面粉和一张拾元人民币放到床边的小破桌上。

老大爷感动不已，边咳嗽着边强撑着身子想坐起来。

焦裕禄忙把他按住：“您老躺着。”

老大爷：“快，老婆子，快给同志们烧水！”

焦裕禄忙摆手：“不，省点柴禾吧。大爷、大娘，你们还有啥困难，只管对我说！”

老大爷一把抓住焦裕禄的手，眼中泪花闪动：“你……你是谁呀？”

焦裕禄一笑：“我是您的儿子！”

老大爷激动得泪水夺眶而出。

老大娘上前，伸出双手，哆哆嗦嗦地抚摸焦裕禄的脸，泣不成声地：“让俺这个瞎老婆子，把你记下，记一辈子！”

焦裕禄靛然地微笑着——定格，音乐起，叠印片名——《焦裕禄》。

人们熟悉的歌声：

数九寒天北风紧，

焦裕禄同志冒雪出了门。

挨家挨户来探望，

风里雪里查灾情。……

歌声渐隐，化作深沉、凝重的音乐。

叠印演职员表。

1

兰考火车站。天空阴霾，飘着小雪。

站台上，拥挤着一群群衣衫褴褛、扶老携幼的逃荒灾民。

叠印字幕：“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六日，兰考车站。”

一列客车鸣叫着，徐徐停靠在站台上。

车刚停稳，灾民们便一窝蜂似的涌向各个车门。车站人员拼命阻拦，秩序顿时大乱。

混乱中，隐约听见车站人员的喊叫：“不准上车！晚上有你们的专列！天天都有！”

下车的旅客，在吵闹声和孩子的哭喊声中，艰难地穿过灾民的“封锁”……

焦裕禄拎着一只黑色小包，吃力地从灾民群中挤出来，同情地回首而视。

灾民们争先恐后地往车上涌……

“叭”的一声，一只讨饭碗从人群中滚落地上，摔得粉碎。

焦裕禄不忍目睹，转身朝出站口走去……

2

兰考县委大院门口。

残破的大门旁挂着油漆脱落、字迹不显的县委木牌。

焦裕禄顶着风雪快步走进大门。

站在传达室门前玩耍的小孙，见他衣着破旧，样儿土气，便上前拦住，不客气地：“哎哎，你上哪？”

焦裕禄站住，歉意地笑笑，从衣袋里掏出介绍信：“我去组织部。”

小孙伸手一指：“在那。”然后不无嘲讽地斥责，“进门要打招呼，瞎闯个啥！”

焦裕禄一笑置之，离去。

县委组织部屋里。

人来人往，闹哄哄的。

几个干部正在纠缠县委常委、组织部部长潘健。

“潘部长，你就把通行证开了吧！”说这话的是满脸络腮胡、约四十二岁的民政局袁局长。

“潘局长，开开恩，让我回开封夫妻团聚吧！”说这话的是个戴眼镜、约三十五岁的干部。

潘健不耐烦地直摆手：“不行不行！我说多少遍了，眼下兰考是大灾之年，正是需要干部的时候，谁也不能当逃兵！谁也别想从我这里领走通行证！”他五十岁，两鬓微白，目光炯炯，一副办事认真，富有朝气的样子。

在他说话的时候，焦裕禄推门进屋。

袁局长不以为然地：“那王书记怎么调走了？”

眼镜干部附和道：“就是呀！兰考既然是大灾，不正需要他吗？”

潘健给顶得差点岔气：“你们怎么和他比！他属地委调动……”瞧见焦裕禄，生硬地问，“同志，你有什么事？”

焦裕禄递上介绍信：“我是来报到的。”

潘健看介绍信，眼睛一亮，立即起身热情地：“焦书记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了？地委刚刚电话通知我们……哦，王书记正等着你呢，先去见见他吧。”

焦裕禄笑着点头。

县委书记办公室。

房间虽宽敞，陈设却十分简陋，显得很清贫。

年近六旬，鬓发斑白的王书记伸手和焦裕禄热烈握手：

“欢迎，欢迎！我是天天盼星星、盼月亮地盼你来呀！”

焦裕禄端详他的脸，感叹地：“王书记，两年没见，你怎么头发都白了？”

王书记长叹一声：“唉，一言难尽，我算是打了败仗喽！喂，还没吃饭吧？”

焦裕禄：“刚下火车。”

王书记从口袋里掏出钱看了看：“走，我请你上馆子吃一顿！”

焦裕禄忙推辞：“不不，何必呢。”

王书记把他手一拉，不容分说地：“走吧！”

兰考县老街。

狭窄的街道两旁，全是平房矮屋。街上行人稀少，商店门前冷落，一派萧条景象。

一卖羊肉之人，在风雪中叫卖着：“噫，羊——肉——”无人问津，声音更显凄凉。

王书记和焦裕禄沿街走来。

一处房檐下，一个干瘦的瞎眼老头拉着二胡，一个破衣难以遮体的姑娘唱着凄凉的《哭丧歌》：

我的娘呀我的娘，
今儿咋这狠心肠。
扔下女儿独自走，
谁还疼我热和凉……

她面前的破碗里，放着几张寥寥可数的分币。

焦裕禄站住了，蹙眉倾听，手下意识地伸进衣袋里。

王书记一把抓住他的手，轻声嗔道：“你呀！这也要发善心？兰考到处是灾民，你就是把工资全掏出来，又能管什么用？”硬拉焦裕禄离去，进了一家小酒馆。

姑娘带着哭音的歌声追随着他俩：

我的娘呀我的娘，
您老离世登一堂。
可知女儿夜夜哭，
家中没有隔夜粮……

4

小饭馆里。

王书记和焦裕禄临窗相对而坐。案上，几盘炒菜热气腾腾。

王书记给焦裕禄斟酒，兴致颇高地：“来，咱俩今天一醉方休！”

焦裕禄笑微微地：“我可要声明在先——滴酒不沾！”

王书记：“为啥？”

焦裕禄指了指肝部：“三年前患了肝炎，医生一再叮嘱，

不能喝酒。”

王书记：“那，吃菜，吃菜。”自己喝了口酒，深叹口气，“咱兰考灾情太严重了。春上，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，秋天大水淹掉了三十多万亩庄稼，还有，盐碱地上十多万亩庄稼连种子都没捞回来……”他心烦地摆了摆手，“不谈这些，喝酒，吃菜！”

焦裕禄颇感兴趣地：“王书记，兰考年年受灾，根子到底在哪里？”

王书记干脆地：“我看根子在县委！百姓苦成啥样了，县委班子还乱成一团糟。有的天天嚷着要调走；有的争权夺利，拼命往外挤你！”说到这，他扭头四下看看，压低声音，“县长吴荣先这个人你要注意，他和六任县委书记都搞不到一块去，问题就在于他想当这个县委书记！”

焦裕禄点头，给王书记斟酒，劝道：“喝酒。”

王书记端起酒杯，冒火地：“这种人，工作不好好干，一门心思往上爬，我偏不让他得逞！”气恼地将酒杯重重地往桌上一搁，酒汁四溅。

焦裕禄注视着他，脸上现出敬佩的神色。

王书记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稳了稳神：“我得敬你一杯酒……喝不喝由你，是个意思。”郑重其是地端起酒杯，眼里渐渐闪出泪光来，“唉，我丢了个破烂包袱给你，当了逃兵……”

焦裕禄慌了：“王书记，可别这么说。”

王书记苦笑笑：“不瞒你说，你是我向地委点名要来的。我把全部希望放在你身上！你要是干好了，兰考的百姓不再受冻挨饿，那我就做了件天大的好事！对得起党，对得起

人民喽。来，干杯！”他端着酒杯站了起来。

焦裕禄热泪盈眶，也端杯站起身，激情地：“王书记，我已经三年滴酒未沾了，可今天，为感谢你对我的信任，为让你的希望早日变成现实，我把这杯酒干了！”说完，和王书记碰了下杯，一仰脖子将酒饮尽。

王书记畅快，欣慰地笑着，也一口将酒饮尽。

两人刚刚落座，卖唱姑娘拉着瞎眼人走到他们面前。

卖唱姑娘深鞠一躬，可怜巴巴地：“首长，俺唱支曲子给你们助助酒兴，你们……就把残汤剩饭给俺爹吃一口吧。”

瞎眼人已坐在凳上拉开了二胡。

卖唱姑娘凄凉地唱起了《劝孝歌》：

水有源，树有根，

为人莫忘父母恩。

乌鸦反哺一百天。

羊羔吃乳跪娘前……

焦裕禄扭转脸，泪水潸然而下……

5

县委会议室。夜。

长桌两旁坐满了县委委员。焦裕禄不显眼地坐在潘健身旁。会议之前，人们在闲聊天。

眼镜干部披着一身雪花进屋，边拍打着边发牢骚：“这鬼天气，存心不让人活嘛！”

袁局长接上一句：“活啥？老天爷专和咱兰考过不去！”

春天风沙，夏天洪水，冬天大雪，反正你咋难受它咋治你呗。”

潘健顶他一句：“它治你，你就不能治它？”

袁局长眼一斜：“治它？咱这一辈子，头发白了，怕也治不了哦！”

眼镜干部给他助阵：“潘部长，兰考这鬼地方，不管谁来整，没十年功夫，丢不开讨饭碗！”

县委常委老孟（四十八岁）深叹口气：“咱们兰考县委实际上是个供给部。全部工作就是发救济粮、救济款。还有什么救济棉衣救济煤。群众伸手找我们要，我们就伸手向上面要……”

袁局长：“是喽，咱们县委都成讨饭衙门了！”

焦裕禄认真地听他们闲谈，不时做着笔记。

潘健强压怒火：“你说话注意点。焦书记刚来，别尽说丧气话。”

袁局长硬梆梆地：“焦书记有能耐，从此不找上面要救济粮、救济款，我就服了他！要不，就把咱调走，眼不见，心不烦！”

这时，吴荣先开口了：“我说袁局长啊，不是我批评你，你也太孬熊了！开口闭口就是调走，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？大伙儿都当了逃兵，这兰考县交给谁去？这三十六万老百姓谁管？”

潘健向焦裕禄耳语：“他就是县长吴荣先。”

焦裕禄点点头，打量着他。他四十五岁，衣着整洁，精明强干。说起话来，中气很足，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。

县委常委、办公室主任张世俊忙打圆场：“咱兰考县是比其他县苦一些，可咱们得熬一熬嘛。群众住了多少年都能

住下去，咱们难道就活不下去？”他四十岁，中等个，白净脸，文质彬彬。

潘健站起身：“咱们开会吧。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——这位就是咱们县新来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！大家欢迎。”

焦裕禄笑容可掬地站起身来。

人们稀稀拉拉地鼓起掌来。

两个干部接耳窃议：

“他就是焦书记？我还以为他是地区来的救灾干部。”

“听说他到了七八天了，都干啥去了？”

焦裕禄缓缓地但很有力地：“同志们，我到兰考以后，去农村转了转。刚才又听了大伙的议论，确实有很多话想说。不过，现在咱们最好先去火车站看看。去吧！”说完，便抬脚朝门外走去。

人们全愣住了。半晌，在潘健、张世俊等人的带领下，才纷纷起身朝室外走去。

6

兰考火车站。夜。

北风怒号，大雪纷飞。车站的屋檐下，挂着尺把长的冰柱。路灯在风雪中摇曳着。昏黄、闪动的灯光下，可见凡能避风雪的地方，都蜷缩着、拥挤着衣不遮体、面黄肌瘦的灾民。

焦裕禄领着县委委员们冒着风雪，沿站台走来。

站台上，到处堆放着被雪花蒙盖的救济物资。背风的地方，也躲着不少快成了雪人的灾民。

焦裕禄和县委委员们痛心地看着这情景。

一列专门运送灾民的闷罐子车，轰隆隆地驶来停住。

灾民们从四面八方蜂涌而至，争先恐后、不顾一切地往车上爬。顿时大人喊，小孩哭，乱成一团。

焦裕禄和县委委员们睁大眼睛，揪心地瞅着这不忍目睹的情景。

一个妇女好不容易爬上车去，回首大喊着：“小林子，小林子！”焦急地向车下探身伸手。

站台上的人堆里，一个五岁的小男孩正呜呜地哭喊着：“娘！娘……”向上伸着双手。可上车的人群涌过来挤过去，孩子渐渐被挤出人群。

车上，妇女声嘶力竭地悲呼：“小林子！……”

焦裕禄上前，默默地抱起孩子，高举着递到妇女手中。

妇女千恩万谢地连连点头：“谢谢！谢谢！”

老式火车头“呜”地鸣叫一声，喘息着驶动起来。没挤上车的灾民们叫喊着追逐移动的列车。

站台上，焦裕禄和县委委员们伫立着，默默地注视着灾民“专列”徐徐驶动。

突然，一个中年农民带着一个十五岁的男孩从车站一端飞跑而来，直奔驶动的火车。中年农民将手中包袱往车上甩，利索地爬上车。孩子在站台上跑着，喊着：“爹！爹！”

父亲在车上伸手：“柱子，快上，快上呀！”

孩子仍奔跑着，喊着，却不敢往车上爬。

列车的车轮，越转越快……

父亲在车上发火地：“你快上呀！快呀！……”

孩子一咬牙，朝车上扑去……父亲抓住他的手，可车速太快，孩子从车上摔了下来，一声惨叫……

焦裕禄等人被这突然发生的、惊心动魄的一幕惊呆了。

车上，父亲绝望地大呼：“柱子！……”不顾一切地欲往车下跳，被车上灾民死死抱住。

站台上，孩子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。苍白的小脸边，一片殷红的鲜血。

人们围了过来。焦裕禄抱起孩子，孩子的头无力地耷拉下来。焦裕禄泪水盈眶。

袁局长眼中含泪，深深地低下头去。

孩子低垂的手紧紧地握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。焦裕禄取出一看，原来是半块山芋面做的窝窝头。

焦裕禄慢慢抬起头来。

7

县委会议室。当夜。

县委会议这时才正式开始。人们情绪激昂，气氛与先前大不一样。

焦裕禄站着发言，激动地晃动着手中的半块窝窝头：“穷家难舍啊！这大雪天的，他们背井离乡，是啥滋味？……同志们，我们有责任啊！党把这个县的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，我们没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，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！”

他声音有些哽塞，顿了顿，从桌上拿起一本小本本，扬了扬，

“这个供应本大家都熟悉吧？据办公室张主任讲，县委委员每人一个。物资再困难，拿着这个小本本，到商业部门就可以购买稀罕东西……我不知道大家看着这块窝窝头，再看看这个小本本，心里有何感想？”

县委委员们一个个羞愧满脸。有的低下了头去。

潘健：“我早就建议取消这个本本。咱们作领导的，生活上搞特殊化，群众怎么看我们！”

眼镜干部：“干部也很困难啊。”

焦裕禄：“群众难道不更困难？封建社会的官吏还知道，为官一场，造福一方。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看着百姓逃荒要饭，却自己照顾好自己？群众不指着咱们脊梁骨骂才怪呢！我同意潘部长的建议，立即取消这个‘特需供应证’。同意的请举手。”带头举起手来。

潘健和大部分委员积极地举起手来。

眼镜干部和几个委员犹犹豫豫地举起手来。

室外。大雪纷纷扬扬。

县委会议室，灯火通明。

焦裕禄充满激情的声音：“干部不领，水牛掉井。我希望大家牢记今晚火车站的情景，带着深厚的阶级感情，去领导群众战天斗地。为了早日除掉风沙、水涝和盐碱这‘三害’，咱们县委每个委员，都要到基层蹲点去，到最困难的地方去，到灾害最严重的生产队去！……”

8

寒风凛冽。雪地上，两双脚在艰难地迈动着……

焦裕禄和小孙一前一后踏雪前进。他们的哈气已在眉毛和鬓发上染上了一层霜花。

他倾身后的雪地上，留下长长的两行脚印。

老韩陵村饲养室里。

十几头牛和骡子在吃料，个个膘肥体壮，油光毛亮。

焦裕禄和小孙走进来，大为惊讶和赞叹。

焦裕禄摸着一头牛的头，喜滋滋地：“看了十几个牲口棚，还没见牲口喂得这么好的！”

这时，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精瘦的农民提着一桶水进屋，往料槽里加水。他叫肖得贵。

焦裕禄：“同志，这牲口是你喂的？”

肖得贵：“不，是我爹喂的。”

焦裕禄：“你爹叫什么名字？”

肖得贵：“肖位芬。”

饲养室隔壁，肖位芬的家。这里，可以清楚地听见牲口吃料的声音和叫声。

肖位芬(七十岁)在不紧不慢地铡草，边低着头说：“庄户人不知啥叫经验，只是实打实地干。年成坏，有人把牲口丢下不喂了。俺喂。种庄稼哪能离得了牲口？草吃完了，咋办？俺把一亩自留地的麦子割下来叫牲口吃了。”

焦裕禄做着笔记，感动地：“肖大爷，您喂牲口的最重要的经验，全介绍出来了，那就是热爱集体的心哪！”

肖位芬苦笑笑：“没办法呀，已经把你和集体拴上了，不爱集体爱啥呢？可是，焦书记，咱群众都说哩：会计偷仓，队长偷场，社员缝个兜兜，下地尽偷粮！这集体咋能搞好呢？”

焦裕禄：“是啊，越是这样，您的精神就越可贵呀！”

夜，煤油灯下，焦裕禄和肖位芬在炕上盘腿而坐，谈兴

正浓。

肖位芬叭哒着旱烟：“你信得过俺，俺就瞎说两句。治风沙得多种泡桐树。它压风，挡沙，用场大，一方板还能卖一百多块钱呢！”

焦裕禄记着笔记，兴奋地：“是吗？”

肖位芬如数家珍：“兰考有三宝：泡桐、花生和大枣。这儿的沙土最养花生，花生秧又是牲口的好饲料。那大枣屋前屋后都能种，能填肚子又能卖钱，都是宝啊！”

焦裕禄兴奋地连声称赞：“好，好！这三宝，就是改变兰考面貌的三大宝！”

9

县园艺场。白雪覆盖着排列整齐的果树。

焦裕禄、小孙在老场长(五十二岁)陪同下，沿着果林踏雪走来。

老场长乐呵呵地：“你放心，开春时，你要多少泡桐苗，我保证交多少！”

焦裕禄：“你这么有把握？”

老场长：“我有个宝贝疙瘩，试验成功了泡桐埋条育苗法。”

焦裕禄：“哦……这宝贝疙瘩是……？”

老场长：“去年，我去中原林业学院要来的大学生。”

焦裕禄兴奋地：“大学生？现在还肯来我们这儿？不简单，不简单！走，瞧瞧他去！”